

第3講之問題與回答：聖經是神的話、是無誤的

Q：今天很多人提出：**你如何證明聖經是神的話？**他們所提出的理由是，（1）舊約中的記載，有數字上的差距、有地理上的偏差。藉著今天的科學，藉著考古學，藉著高等批判（就是研究聖經的背景，但背後的前提是不相信聖經是無誤的），他們把這些所謂的聖經中的矛盾偏差都列出來。（2）還有新約四福音當中，相同的事件有不同記載的矛盾。（3）另外就是聖經不是從天上來的，而是藉著抄本經過多次的抄寫，而抄本之間的差距是極大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說聖經是絕對無誤，是神的話，你證明給我看？

A：首先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，可能是非基督徒，那我們很能夠理解。因為非基督徒，他的大前提乃是：我的理性是所有真理的裁判官，你證明給「我」看。舊約的數字、地點、年代年份，新約福音書的記載，是多麼不一致，或者是被考古學證明是錯誤的。那，非基督徒這樣問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把他的心思意念，降服在耶穌基督和聖經的權威之下。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，問這些問題的，可能是今天福音派神學院的聖經科老師——我說「福音派神學院」的新舊約系的老師，從老遠到眼前都有的。因為這些問題是新派神學家喜歡用來攻擊福音派和基要派的。我們承認，有很多的聖經難題，不是一天，甚至不是幾年可以解決的。不過，福音派的聖經學者，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努力。有一部分的問題不太難解釋，可能是兩件事情，兩次的神跡。還有聖經裡面用的約莫的數字，耶穌餵飽 5,000 男人（加上婦女跟兒童），可能不是 5,000，是 4,995，可能 5,007……聖經沒有義務跟隨我們 21 世紀新聞報導的準確性（的標準）。聖經不是 20 世紀的新聞學的產品。聖經明明就是在講一些大約的數字的。

好，有很多的問題，我們是可以解決的。我們承認，還有一些問題不能解決。不能解決不等於聖經錯，乃是因為我們的邏輯有限。我們知道有一天我們見主的時候，神的那種「原本的知識」（Archetypal Knowledge），是可以處理所有我們所認為的聖經難題的。

還有，我們說聖經無誤是指聖經的原本無誤，不是指抄本無誤。那你說，今天原來的那個抄本已經不在了。沒有錯，聖經原來第一本的抄本，66 卷都沒有了。我想，上帝也不要我們去拿到那個原本，不然的話我們可能去敬拜它，把它當作神牌來拜了。猶太人已經對聖經那個書卷本身已經有點太過迷信的尊重，他們把舊約聖經書卷放在他們會堂很高很高的位置。各位，我們是要心裡相信聖經是最高的權威，但不是對那抄本的本身來敬拜。

是的，我再說一次：

第一，這些問題如果是來自非基督徒的話，我們可以理解，因為他從來沒有心意更新而變化，神還沒有奪回他的心意，他尚未信服基督（哥林多後書 10:4-5）。

第二，這些問題可能來自高等批判的神學家，我們也可以理解。所以，一個信仰比較純正的神學院，比方說我以前讀的（我要強調的是我以前，30 多年前所讀的）威敏斯特神學院，跟今天不一樣。我以前的威敏斯特神學院，假如讀舊約、摩西五經是這樣讀的（福音書也不例外）：我們有老師給我們走過 200 年

的高等批判，從威爾豪森（Julius Wellhausen, 1844-1918）的底本說（Documentary Hypothesis，摩西五經有 J、E、D、P 四種不同的來源），這種的理論，一個一個理論，一派一派的理論，我們要明白，考試要考的，你要知道這些理論在講什麼的。但是老師講這些理論是告訴我們，德國人很會造這些模型、模式。理論講完之後，老師會打開原文的聖經，給我們用純正、正統保守的大師的著作，來解釋摩西五經裡面的「約」的觀念，或者福音書的「天國」的觀念。我所接受的，經典的、基督新教的神學教育，是這樣教的。

所以我再說，假如是新派的神學家來批判聖經，我們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當我們的老師把高等批判走過一遍的時候，他揭露了這些高等批判背後的底牌是什麼。他的底牌首先是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可能。所以他們每次讀到聖經不一致，肯定是「聖經錯，我對」、「我的邏輯對，聖經錯」。所以，我們要揭露康德之後的這些聖經批判，他們的底牌、他們的假設是什麼。

2008 年，威斯敏斯特神學院，不得不讓一位舊約教授彼得·恩斯（Peter Enns）離職；很不幸地，他也教了世界各地的學生，現在世界各地散播他錯誤的教導。很感謝主，聽說另外一位舊約教授也辭職了。這樣子，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可以整頓一下。

Peter Enns 最有爭議性的書是 “*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: EVANGELICA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LD TESTAMENT*”（《默示和道成肉身》）。他的論點有幾點，其中一點：他說，巴比倫跟迦南地有很多講到創造和洪水的的神話，都比聖經古老——是不是真的比聖經古老呢？當然都是按照高等批判的理論在決定。假如真是這樣的話，從什麼意義上，我們能夠再相信聖經是神的話、是神的啟示呢？

這種問題，是我讀大學的時候的問題（我也去讀新派神學的舊約老師的課）——我在賓州大學（常春藤大學）宗教系，讀最新派的舊約跟系統神學的課，為的是準備我下一步去讀神學。我先讀了對方的，然後再回到正統，但是 Peter Enns 這種代表「後保守福音派」（Post-Conservative Evangelicals）的，就是把新派問的問題當作福音派教授的教導來教學生、來寫書。

他這樣問是沒有答案的，只是讓你懷疑聖經是不是抄襲巴比倫的創造或者洪水的傳說，而那一些傳說又比聖經歷史悠久——那等於是你要相信，聖經是抄別人的。但他又不明說。

這種問題、這種問法，正是今天「後保守福音派」的做法。他說你不要再跟新派來爭論了，我們現在手上有的這本聖經，擺明地有錯，又明顯地沒有比巴比倫的故事悠久…

我說，很多的問題，不是每一條都能夠馬上解決，但是我們不能放棄我們正統的解經原則。他們有他們的解經原則，我們有我們的解經原則。我們要暴露對方錯誤的解經原則，而且我們對自己的原則也要很清楚和持守。